

武器與武士

蕭伯納原著



上海光華書局印行

1928

1003389

复旦大学图书馆

武器與武士

蕭伯納原著

席滌塵
吳鶴綬 合譯



光華書局

印行

Willms & Co.
1946.10.22.
第 一 幕

夜。 一間閨秀的臥室在保加利亞的近特拉果門要道的小城市裏，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十一月的末梢。經一扇有着洋台的開着的窗，巴爾幹山羣山中一座山峯，在星芒雪光中奇樣地白而美秀，像是近在眼前，但那却真遠在數里之遙。室之內部的陳設，不如歐洲東部之所經見。那是一半富的保加利亞式的，一半是賤的威士斯式的。牀靠小牆而立，橫截室之一角，在牀之頂頭是一幅漆着的木製的神龕，藍而金色，裝安着基督底象牙的像。一燈懸

前，在一個鑽了眼的金屬的球裏，用三根線子懸吊着。那主要的座位，放在室之那一邊對向着窗，是一個土耳其的沃土門。牀上的被褥，壁上的掛幅，窗幔，小的地毯，和室內所有的裝飾的毛織物都是東方式的，堂皇華麗，壁上的糊紙是西方式的，鄙賤寒陋。洗面檯，靠接近沃土門和窗的一邊牆，上面擺着一個塗着瓷油的鐵盆，下面放着一隻提桶，套在一個漆的金屬的架子裏，和一條手巾掛在一邊欄上。附近一個椅子是用奧大利亞的蘆木做的，藤的坐墊。梳妝檯在牀和窗之間，是一隻平常的松木桌子，遮着一塊雜色的布，置着一面高價的梳裝鏡子在那上面。門在近牀的一邊；有一隻五斗櫃橫置其間。這五斗櫃也遮上一塊諸彩雜色的本地布；在那上面有一捆紙面裝訂的小說，一箱巧格力乳餅，一隻雛形的圖架，裏面安着一張大的照片，照上是一個非常美麗的軍官，氣概高昂，奕奕的神彩，就從照上撲下來。室內爲二燭照射，一支在五斗櫃上，一支在梳妝檯上，旁置一盒火柴。

窗是二旁鉸鈕，敞開着。外邊一對木製的向外

開的百葉窗也開着。在涼台上一位年輕的閨秀，凝神于夜色的絢爛的美，默默地領會着，她自己的青年美麗也忝附着一部分，正遠眺着雪色的巴爾幹山峯。她披着一件長的毛製的長外衣，價值，平平估價起來，大致三倍于她室內的傢具。

她的遐想被她的母親打斷了，她叫凱守琳彼得各夫，年過四十的婦人，傲然，強毅，華美地黑色的髮和眼，她或會是一個山農的妻子的極端的佳例，但命上注定來充威尼斯的名媛，因為了那種趨向，所以隨時終穿了一件時式的用茶時的女衣。

凱守琳

〔急促地走進來，滿帶了好消息〕蕾娜！〔她的發音是蕾愛娜着重在愛字上〕蕾娜！〔她走到牀邊，希望在那裏尋着蕾娜〕唉，到裏去了？〔蕾娜從外探首室內〕天呀，孩子！你是不在牀上，跑到夜深的外面去了嗎？你會要冷壞的呀。洛卡對我說你已經睡了。

蕾 娜

〔進室〕我叫她走的。我歡喜一個人。星是好美麗呀！什麼事呀？

凱守琳

好消息！有過一次仗了。

蕾 娜

〔眼睛睜大〕啊！〔她把外套擲到一只沃士門（櫥凳）上，很熱切地走向凱守琳來，穿着一件寢服，一件很美麗的衣衫，但顯然的她只穿這一件。〕

凱守琳

史里夫尼柴地方大戰！一個勝仗！這仗是守奇史打勝的。

蕾 娜

〔 4 〕

〔大喜一叫〕啊！〔狂喜〕噫，媽！〔霎時又焦急起來〕父親安全麼？

凱守琳

當然安全，他把這消息報告我的。守奇史是凱旋英雄，是軍隊中的偶像。

蕾 娜

告訴我，告訴我。究竟怎麼樣？〔心神醉狂〕媽媽！〔她拖她母親坐在沃土門上，她們二個發狂似的接吻起來〕

凱守琳

〔懷着湧起的熱誠〕你猜都猜不到這是多麼的光榮。用騎隊衝鋒！你想想看！他瞧不起我們俄國總司令——不聽號令就去行動——自己負責領了一隊衝鋒隊——自己領頭——他是第一個人衝過鎗林彈雨之中。你聽得麼？蕾娜？我們英武光榮的巴爾幹人，劍光和眼光一齊閃耀像冰塊崩下似

〔 5 〕

的喝打下來，把可憐的薩維亞人和漂亮的奧國官員像牴牾一般趕得亂竄亂逃。而你呢！你叫守奇史守了你一年，然後你纔肯和他訂婚。噯，假使你有一點巴爾幹人的血在你血脈裏，你應該在他回來的時候敬崇他呀。

蕾 娜

他在得到全軍的歡呼稱頌之後，還介意我這一些敬崇麼？但是不要管牠；我現在是怎樣的快活，怎樣的自豪呀！〔她立起身來很興奮地走着〕這個可以證明我們所有的意想終於實在了。

凱守琳

〔憤怒地〕我們的意想實在這是什麼意思？

蕾 娜

我們的意想是守奇史應該做——我們的愛國心——英雄的理想。我有時自己疑心；牠們是否是除了夢想外，會是什麼。啊，女孩子們都是沒有忠

〔 6 〕

心的小動物呀！當我替守奇史扣上寶劍的時候，他看起來是這麼威武；那是叛反的思想呀，去想到幻滅之念，恥辱或失敗。但——但——〔很快的〕你要答應我永不要告訴他。

凱守琳

不要求我答應，直等我知道我答應着什麼。

蕾 娜

好，那怪想襲進我的頭裏來，恰當他那時正抱着我在他臂懷裏望着我眼睛，或者我們只有我們英雄的觀念罷了，因為我們是喜歡讀拜倫和普希金的作品緣故。還因為我們是這麼歡喜着那一季在蒲却萊司脫開演的歌劇的緣故。像那樣的真正的生命，是少的！——簡直從沒有的，從在那時候我所知道的講起來。〔悔恨地〕祇要想，媽，我疑惑他：我懷疑是否他所有那些的英雄的氣質和他的將才許會成了單單想像，當他到真正的戰場上去。我有一種不安易的恐懼，怕他或會在所有那

〔 7 〕

些聰明的俄國軍官的旁邊，顯得是一個害怕沒用的人。

凱守琳

一個害怕沒用的人！你不怕羞！那荷維亞人有奧國的軍官的，他們是和我們俄國人恰一樣的聰明；但我們却就在每次仗裏打敗了他們。

蕾 娜

〔笑着，重又坐下〕是的：我祇是個平庸的小朋子的人。啊，——想起那都是真實的——守奇史恰是像他樣子看來顯耀威武——世界真是一個光明燦爛的世界，爲了能夠看牠的光榮的女子，爲了能夠做出牠的傳奇來的男子！怎樣的快樂呀！怎樣不可言說的應驗呀！啊！〔她在她母親旁跪了下來，熱情地投她的雙臂環抱住她。她們給洛卡的進來打斷了，一個美麗高傲的女孩子，穿着一件華美的保加利亞的農人的服裝，雙疊的護胸，這麼的大膽，所以她對於蕾娜的奴顏差不多是傲慢。她怕凱

守琳，但就和她也儘量做去。她現在恰和旁人一樣興奮着；但她于蕾娜的狂喜不表同情，先輕蔑地看着她們二個人的狂悅忘形，而後她對她們陳說。]

洛 卡

倘如你願意，太太，所有的窗子都得關上，百葉窗緊閉上。他們說在街上或要放槍也說不定呢，[蕾娜和凱守琳同起立，驚駭着]薩維亞人正被追趕着，退後來經過路口那面：他們說他們或要逃進城裏來的。我們的騎兵就要在後追趕他們；我們一班百姓就要防備着他們，你好料得定的，他們現在正在逃呢。[她走出涼台上去拉下外層的百葉窗；于是回進室來。]

蕾 娜

我希望我們的百姓不是這麼的殘忍。殺掉幾個不幸的逃兵，有什麼光榮呢？

凱守琳

〔正經的樣子，她管家的本能顯了出來〕我一定
要去看樓下都舒齊了沒有。

蕾 娜

〔對洛卡說〕留着百葉窗不要關上，如果我聽見
有什麼聲音，我自己就可關的。

凱守琳

〔有威權的樣子，回過身走向門去〕啊，不要，
親愛的：你須把牠們關緊。你一定會睡着了，讓
牠們開着的。洛卡，把百葉窗關緊了。

洛 卡

是，夫人。〔她把牠們關緊了〕

蕾 娜

不要關切着我。一聽到槍聲時，我會把蠟燭吹
熄，把身子在牀裏捲起，好好掩上我的耳朵。

〔 10 〕

凱守琳

我愛，非常聰明的事你也能做呢。明天會。

蕾娜

明天會〔她們互相接吻，蕾娜的情緒這一時又
回復過來〕祝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晚上的歡樂罷，如
果沒有逃兵來。

凱守琳

到牀上去罷，我愛；不要想起他們。〔她走了出
去。〕

洛卡

〔秘密地對蕾娜說〕倘如你要把百葉窗開時，
只要這麼一推好了〔她推了一推，窗推開了，她又
把牠們拉上〕有一扇窗應該下面箝住，但是這箝子
沒有了。

〔 11 〕

蕾 娜

〔莊嚴的樣子，申斥她〕多謝你，洛卡，但是我們得照所吩咐的做。〔洛卡扮了一個歪臉〕明天會。

洛 卡

〔不經意地〕明天會。〔她昂步走出〕

蕾 娜

〔只剩了她一個人，走到五斗櫥邊去，對一張照像欣羨着，顯出一種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情感。她並不吻櫥，也不按到胸頭，也不表示肉體愛情的徵兆，不過把照像拿在手裏，擎起來，好像一個女教士。〕

蕾 娜

〔擡頭望着照像〕啊，我永不會再配不上你了，我靈魂上的英雄——永不，永不，永不。〔她崇敬地把牠放好，從小書架上選了一本小說，做夢似的一

頁一百翻過，找到了第幾張，把書向外摺闔在找到的所在，吐露了快樂的一嘆，睡上牀去，預備讀得她自己睡着。但在她沒有傾心到小說以前，她重又舉起眼來，想想她幸福的現實，喃喃說]我的英雄！我的英雄！[一聲遠遠的鎗聲打破了外邊夜晚的寂靜。她驚起，聽着，又是二聲鎗聲，更近了，接着放來。駭了她，所以她爬下牀來，急忙地把五斗櫃上的洋燭吹熄了。於是她手掩耳朵，跑到梳妝檯那裏，把那邊的火也吹熄了，在黑暗中匆忙回到牀上。看不見一樣東西，除了照像前面一匣鑽了眼的球裏的光，和百葉窗頂上透進的一縷星光。鎗又發了，一排很逼近的驚人的排鎗。當鎗聲仍在激響時，那百葉窗不見了，從外面拉開，一時長方形的雪白的星光照耀出一個人的身樣，射影地上，一團黑影。霎時間百葉窗關了，這房間裏又暗了。但是房裏的寂靜，被喘氣的聲音打破。以後又有磨擦的聲音，於是房間的中央，可以看見一根火柴的火光。]

蕾 娜

〔蹲伏在牀上〕是那一個？〔那洋火立時熄了〕
是那一個？你是什麼人？

一個男子的聲音

〔在黑暗裏，柔和地但又威嚇地〕噓——噓！
不要出聲；否則我就鎗擊你：請仁慈些；那末沒有傷害會碰到你的。〔聽見她離開牀又聽得她向門走去〕當心：你要想逃走是沒有用的，記着：假如你一有聲張，我的手鎗就會放出來了。〔命令式地〕點一個火，讓我好看見你。你可聽得。〔又是一刻的寂靜和黑暗當她退到梳妝檯時。於是她點了洋燭；神秘就此告終了。他是一個近三十五歲的男子，很可憐的情形，滿身被泥血和雪濺污了，他的帶子和手鎗匣子的皮帶，遮蓋了那藍色的薩維亞礮兵官的長袍的撕破了的碎塊。燭光和他的未曾擦洗，未曾梳理的情形所能辨得出來的是：他是個中等身材，面貌不揚，壯實的頭和肩；一個圓形而頑固相的頭，叢蓋着短而鬚的紫銅色的髮；明澈流利的藍眼和美好的額角和美好的嘴；

一個怪可憐地平庸的鼻樑像一個強毅的皮氣的小囚樣的；整飭的軍人樣的，舉止和奮毅的風度；不顧他所處的迫急的困境，一身依舊帶了所有的機智；竟還帶了處于困境的幽默的感覺，然而沒有絲毫意向去玩視着她，或者虛擲去一個時機。他總計他所能猜度蕾娜的——她的年齡，她的社會上的地位，她的性格和她被驚嚇的程度——祇在一瞥中，繼續着說，溫雅地但仍分外決斷地]請恕我的驚擾你；但是你能辨別我的制服——薩維亞人！假如我被捉了去，我將要被殺了的。[恫嚇地]你明白那點麼？

蕾 娜

明白。

武 士

好，我並不願意被殺，假使我能避免的時候；
[仍可怖地]你明白那點麼？[他刮的一聲把門鎖上。]

[15]